

剪不斷的年味

李成炎



人生在線

幼時，年味是那樣的濃。離過年還有一個多月，哥哥和我就拚着指頭數着到底還有幾天過年。牆壁上的日曆是由哥哥負責撕的。每次撕下一張日曆，我們的心中就一陣驚喜，這意味着離大年三十的日子又近了一步，意味着可以穿上父母親給我們買的新衣服新褲子，更意味着可以拿到壓歲錢，可以吃到各種各樣的美食。

年幼的我們是單純的，還不懂世事之滄桑，年也就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裡如夢幻一般充滿甜蜜的色彩和滋味。那時的我總覺得一年的時間如一個圓周一般，從開春走到年尾，周而復始，永遠都會處於童話般的夢幻之境中。

隨着年齡的增長，涉世漸深，我們也逐漸懂得父母過日子的艱辛與苦澀。在父母眼裡，年是苦澀的，但終歸卻是甜蜜的。每年的年根，父母親看着我們穿着新衣服，四處蹦跳的模樣，總是滿臉幸福。記得有一年，鄰居小敏他家過過年時給了他一百塊壓歲錢，小敏拿着錢躲在我們前面晃來晃去，滿是炫耀的樣子。那時我們褲兜裡只裝着父母親給我們的十塊錢。父親見了，把我們叫進屋，然後每人塞給我們一百塊。母親見了，一再叮囑我們一定要好好保存。幾天之後，我和哥哥又很乖地把這一百塊放回到了父母親手中。我們曉得家裡的艱辛。曉得這一百塊錢是用來掙面子的。而今回想起這樣的過年細節，時光彷彿也因此變得飽滿生動起來。

了，成年的我們不再像幼時那般對新衣服以及好吃的零食感興趣，獨自蜷縮在偏僻的鄉村時，反而覺出一絲哀愁起來。這種寂寞在漂泊在外的幾年裡有了逆轉。在異鄉漂泊的歲月，年味成了一种沉沉的鄉愁。我們年初出去，年根才能打着行李匆匆往家趕，趕回去看望望長年留守在家的父母親，看看他們頭上是否又增添了絲絲白髮。

漂泊在外的日子，每到年尾，心便變得異常激動和興奮。這種激動和興奮深深地隱藏在胸膛裡，藏在每一處流淌着的血液裡，更烙印在骨髓之上。

相比於幼時心底的年味，成年後長年奔波漂泊的我們，此刻心底的年味則多了絲絲歲月的滄桑感，變得沉甸甸起來。

千里之外，年味卻在心底漸漸。幾十年下來，年味在長年的醞釀下，滿是時光的味道。

楚戈在香港

許定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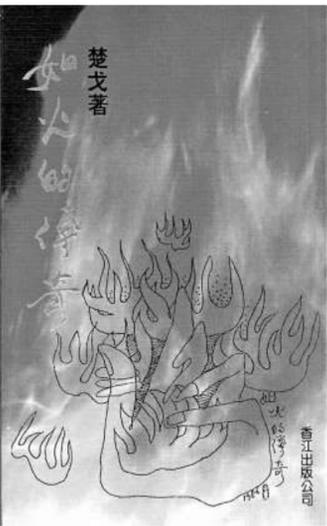
醉書亭

楚戈很早就在香港的文藝期刊上出現。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丁平主編《華僑文藝》(後改稱《文藝》)，楚戈已在此寫詩和散文，還繪了不少單線條的抽象素描插畫，估計近百幅。我就是在這本期刊上知道楚戈，並立即愛上他的詩和畫。

一九八三年楚戈病愈後，得畫家好友李錫奇之助，到香港「大一設計學院」作短期講學，住在銅鑼灣利園大廈，目的是邀請剛別三十四年的母親到港短聚，後來他還出了本散文集《如火的傳奇》(香港香江出版社，一九八七)。

《如火的傳奇》是三十六開本袋裝書，一七六頁，收《迂迴的路》、《母親的手》、《純真的世界》、《生死之間》和《如火的傳奇》等五輯，共十九篇，大部分都是從《再生的火鳥》再選用的。其中《生死之間》寫他治病期間的掙扎，《母親的手》寫他永不能忘懷的慈母，是楚戈一生中難以釋懷的兩件事。《如火的傳奇》則寫陶器苦行僧係超苦學的傳奇。楚戈書最大的特色是常加入插畫，《如火的傳奇》則除了插畫外，書前還有一組楚戈與家人及友朋共攝的生活照。

出《再生的火鳥》時，楚戈以為生命已接近尾聲，此所以附錄了有總結意味的《楚戈寫作年表》，想不到他的生命力超乎尋常，再多玩二十幾年，才於二〇一一年三月大去。



楚戈著

以前許多人因為沒有看過著名作家嚴歌苓的中篇小說《金陵十三釵》，當聽說張藝謀導演正在拍攝根據該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金陵十三釵》，以為是不是根據《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再加上一「釵」進行戲說或穿越，拍成一部「喜劇片」？如今該影片已經拍竣陸續在海內外各地上映，且於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美國獲得第六十九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的提名，它的英文譯名叫《The Flowers of War》(《戰爭之花》)，與《紅樓夢》無關。

「金陵」，大家都知道是南京的代稱；「釵」是指女子，「十三釵」是指十三個風塵女子。著名的秦淮河經過南京市區西郊，歷史上那裡一著名的「紅燈區」，風塵女子的名目多集中在那裡，被稱「秦淮歌妓」，也頗多她們的故事，著名的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不過電影《金陵十三釵》，是在當年「南京大屠殺」的背景下一所教堂內，避難的十三名風塵女子、一群金陵女學生，與一位神父及一些軍人，共同演繹了一段泣血往事，表達了感人至深的人道情懷。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佔南京，在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的指揮下，對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六個月的血腥大屠殺。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調查報告：中國軍民被集體槍殺和活埋的有十九萬多人，零散被殺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在十五萬多具。幸而當時在南京的一些外國人士，千方百計利用一些特殊場所(如教堂)建立「安全區」，庇護難民，讓不少中國人免於死難，其功不可沒。

電影《金陵十三釵》的故事從女學生書娟的口中展開，其核心情節與原著小說是一樣的：最後日本兵要女學生去「唱歌助興」，為了保護這些花骨朵般的女孩子，那些躲到教堂受到過庇護的金陵妓女們，決定替代女學生們去赴這個「魔鬼之約」……影片的最大戲劇衝突，來自女學生與妓女之間關於生存與死亡的選擇。女學生為了貞潔要自殺，聽見妓女們脫口而出「姐姐們替你們去」，令觀眾揪心。但當十四個妓女換上學生裝，被趕上日本兵的卡車時，其中一「釵」大喊：「我不要去，我不是學生，我不想死！」於是去的是「十三釵」……這既真實，更令觀眾糾結。

歷史上是否確有「十三釵」？嚴歌苓坦言是根據當年明妮·魏特琳日記中的一個章節改編構思而來的，既有真實的歷史，也有她自己的感情。魏特琳是金陵女子學院的教務長，南京淪陷後為代理院長。據《魏特琳日記》記載，她的校內收容了一萬多名婦女和兒童，為了讓日本兵不再前來騷擾，就應日方要求挑選出二十一名妓女去作「慰安婦」……雖然日記沒有詳細交代挑選細節及被挑選者的心情，而且在南京大屠殺的史料中有關妓女的記載也不多，但這類事情確實是存在的，如著名演員秦漢的父親孫元良就曾得到過妓女的救助。

所謂「商女不知亡國痛」，此話是以偏概全。愛國從來不分身份貴賤，「同仇敵愾」更是整個民族迸發出來的精氣神。身為下賤的妓女，同樣可以心比天高。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妓女們同樣與上海人民一道全力支援十九路軍抗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綏遠抗戰期間，南京秦淮妓女踴躍參加捐款活動……《金陵十三釵》故事符合歷史真實。

那麼今天公映《金陵十三釵》是否來讓人們都恨日本人？絕不。它讓人們不忘南京大屠殺歷史，憎恨一切侵略，珍惜今天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

也說《金陵十二釵》

余仁杰

陳紀滢與《大公報》副刊

段懷清

一般人都知道，當初《大公報》邀請吳宓主持「文學副刊」，與長期主持《大公報》社評的張季鸞有關。而在吳宓的老師、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一八六五至一九三三)去世後，「文學副刊」亦隨之停刊。取而代之的，是《大公報》在現代文學史上更有影響力的文學副刊——文藝副刊。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是由沈從文、楊振聲和蕭乾合作主持的，這也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但為什麼《大公報》在吳宓主持的「文學副刊」以及「小公園」之外，還要另開一個「文藝副刊」？這其中除了新文藝的勢力在一般讀者中越來越有影響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或許更深刻的理由，還需要去認真考察分析當時《大公報》幾位當政者的考量。礙於文獻，此路似多有不便之處。近讀曾經與《大公報》副刊有着相當淵源的老師人陳紀滢的文存，對其中一些細節，倒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認識。

《陳紀滢文存》(華聯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一月北京)中《偽滿建國周年秘密採訪記》一文中，曾有數語提及陳紀滢當年主持「小公園」的經歷，但語焉不詳，尤其是對其開始主持的時間經過等，沒有具體交代說明。另對主持期間「小公園」的發稿情況、作者情況等，亦無文字敘述。倒是在《記王芸生》和《記沈從文》二文中，對當年「小公園」以及「文藝副刊」的情況，尤其是作者隊伍和發稿情況等，有了稍微詳細一些的介紹說明。

在《記王芸生》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發完了附刊版，我即開始發「小公園」的稿件。「小公園」每天佔九欄地位，每欄一千二百字，差不多每天須發一萬多字的稿件，分為四篇或五篇編排，好在那時《大公報》的稿源充足，除平津外，京、滬、穗、漢，以及濟南、青島、開封等地均有作品寄來。著名作家如朱光潛、朱自清、沈從文、老捨、張天翼、李劫人、巴金、靳以等都是「小公園」的投稿人。我發完了「小公園」，再回覆若干信件後，這時候就快到夜裡十一點了。我看完了「附刊」大樣，這一天的工作，就算完畢。

陳紀滢這裡所說的，是「小公園」，還不是「文藝副刊」，似也不是「小公園」與「文藝副刊」合併之後的副刊。而其時間，據文中推測，似在一九三三年九、十月間直至舊曆年底。就時間上看，應該與沈從文等接手另開《大公報》文學副刊基本一致，但不知道是事實，還是另有他因，陳紀滢這裡只提到了刊發文學作品的「小公園」，而沒有提到當時及後來在文學史上影響更大的「文藝副刊」。

這種「疏忽」在陳紀滢文存中另一篇文章《記沈從文》中有了程度上的彌補。文中先是提到了《大公報》邀請沈從文參與主持「文藝副刊」的經過：

季鸞、政之二位先生透過王芸生的先期介紹，當張、胡二氏提出請求時，沈氏慨然答應。這是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事。籌備了兩、三個月，於是於一九三三年十月間發行創刊號。報稱是沈從文自己寫的，甚有體式。下邊並沒標明何人主編及何處發行等字樣。

這樣的說法，當然與所謂沈從文通過楊振聲而與張、胡二人得以認識的說法不大一樣。而且，在解釋《大公報》之所以要終止「文學副刊」，並在「小公園」之外另開一個文藝副刊的原因，作了這樣的解釋：

除一部分文稿刊登於館方兼辦的《國聞週報》外，「小公園」實無法容納更多的作品。因此，遂決定再創辦一個周刊，一方面為了容納日積月累的作品，一方面也為了擴大文藝的效果，爭取全國文藝家的工作。

這種解釋，基本上符合當時新文藝在全國的處境以及吳宓所主持的「文學副刊」遭遇到的窘境。而此文對沈從文當時主持「文藝副刊」的編輯工作的說明，似更有參考價值些。文中說：

其後，沈氏寄來的稿件，由趙惠澐為編排。因沈在北平彙集了稿件，除了大體上標明哪篇排什麼位置外，還需要報館內部有人替他做詳細的作業，才能發排；尤其標明題目字的大小及加花邊、字線等等編輯上的技巧，甚至於看大樣等等事項，均需有人在內部替他負責，才能完成一個版面的最後樣式。至於蕭乾後來如何進了《大公報》、接替沈從文編輯「文藝副刊」，知道者就多了，此不贅述。



長白山天池 (資料圖片)

長白天池

長白山天池，又稱白頭山天池，位於吉林省白山市撫松縣和長白朝鮮族自治縣境內，是中國和朝鮮的界湖，湖的北部在吉林省境內。

長白天池是松花江之源。因為它所處的位置高，水面海拔達二千一百米，是我國最高的火山湖，所以被稱為「天池」。它像一塊瑰麗的碧玉鑲嵌在雄偉壯麗的長白山群峰之中。

據說，天池原是太白金星的一面寶鏡。西王母娘娘有兩個花容月貌的女兒，誰也難辨姐妹倆究竟誰更美麗。在一次蟠桃盛會上，太白金星掏出寶鏡說，只要用它一照，就能看到誰更美。小女兒先接過鏡子一照，便羞澀地遞給了姐姐。姐姐對着鏡子左顧右盼，越看越覺得自己漂亮。這時，寶鏡說話了：「我看，還是妹妹更漂亮。」姐姐一氣之下，當即將寶鏡拋下瑤池，落到人間變成了天池……

還有一個傳說，說長白山有一個噴火吐煙的火魔，使全山草木枯焦，整日烈燄蔽日，百姓苦不堪言。有個名叫杜鵑花的姑娘，為了降服作孽多端的火魔，懷抱冰塊鑽入其肚，用以熄滅熊熊大火，火滅後山頂變成了湖泊。長白天池略呈橢圓形，形如蓮葉初露水面。據《長白山江岡志略》記載：「天池在長白山嶺的中心點，群峰環抱，離地高約二十餘里，故名為天池。」天池的湖水面積為近二十平方公里，湖水平均深度二百米，最深處達三百七十多米，是我國最深的湖泊。

長白天池由於高度較高，氣候多變，風狂、雨暴、雪多是它的特點。它有長達十個月的冬季，湖水凍結的時間達六個月之久。當風力達五級時，池中浪高可達一米以上。如同任性的少女發怒，平靜的湖面霎時狂風呼嘯，砂石飛騰，甚至暴雨傾盆，冰雪驟落。綽約多姿的奇峰危崖統統罩上了一層朦朧的面紗。這霧靄風雨，瞬息萬變，虛無縹緲的白

會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個人臨終前所說的話最能說明這個人的思想、精神和操守，有時甚至是他一生最好的總結和概括。錢鍾書、沈從文兩位大師級人物的臨終遺言正是如此。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七時三十分，「文化遺產」錢鍾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八歲。錢鍾書在臨終之際留下的話是：「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對於他的這一遺言，家屬如實照辦。火化的當天，在現場送行的，只有二十多個人，包括錢鍾書的女婿、外孫、外孫女，學生以及為數很少的幾個朋友。還有一些人是聽說後自願趕來的。錢鍾書的遺孀、著名學者楊絳先生將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了錢鍾書的身邊。錢鍾書的遺體火化後，根據他生前的意願，骨灰就近地灑。錢鍾書去世後，著名學者余英時、王元化都認為，錢鍾書的離開標誌着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那一代學者的終結。他的逝世象徵了中國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紀的同時終結。

錢鍾書是一個智慧通達的人。他一生淡泊名利，無黨無派，對於世人趨之若鶩的名利他唯恐避之不及。錢鍾書內心崇尚自由，對於權勢有一種本能的厭惡。學者謝冰在一次談話中說，錢鍾書是一個從舊時代過來的人，又在新時代生活了這麼久，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親歷者，他是一個超凡脱俗的人，但卻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他很厭惡政治，但並不是不關心政治，是眼見的政治太讓他寒心了。他不是一個有意要做隱士的人，而是現實讓他太失望，到最後他連說一說的興趣都沒有了。

與錢鍾書同時代的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沈從文在臨終前同樣表現得風骨凜然。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歷程。沈從文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麼要說，他的回答是：「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沈從文留給世人的印象是：堅強、隱忍、謙卑、謹慎。有人甚至認為他是一個弱者。其實不然，沈從文骨子裡有一種倔強和自負。他臨終前的這句話就是最好的證明。

沈從文生前有一個願望，死後回歸故里，守望家鄉。一九九二年，沈從文的骨灰在家人護送下魂歸古城鳳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聽濤山的五彩石下。墓旁的大青石上，刻着沈從文自己的一句名言：「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墓碑上寫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石後是他的妻子張允和的撰聯：「不折不從，星斗其文，亦慈亦諷，赤子其人。」沈從文為人低調、不事聲張，一生恪守自由主義立場，不黨、不群。對待名利沈從文一貫的態度是——「戒之在得」。

錢鍾書、沈從文兩位大師都曾任職於西南聯大，他們身上都有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高貴與矜持，而這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獨立精神的最好體現。

大師遺言

史飛翔

日本不接受讚美

頭腦」的哲學，他們吸取了過去咄咄逼人的招致暗算和打擊的教訓，努力「化妝」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精心改變國際上流行的一日一第(二)的國際形象。

日本政府的公佈的數據常因缺乏透明度而具有暗箱操作性質受到西方學者的批評和指責，「作假」的手法，始終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日益走向蕭條的國家，將自己定位在「危險」和「蕭條」的邊緣。日本的學術界也不斷地進行歷史總結和「學術創新」，毫無愧色地說過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而且還追加說，弄得不好還將失去一個十年。惹得海內外輿論一起跟着唉聲嘆氣。

在很多領域，日本竭力以低調和不自張揚的面貌出現，無不如此。在製造業、科技領域這是金鐘罩，主動放棄了許多世界第一的稱號，以弱者的姿態出現在世人的面前，讓人們覺得日本是個正在衰落的國家，從而放鬆對日本的警惕。但是當去日本的時候和專家，到了日本卻一點也不感覺到什麼危險。即使經歷了大地震和海嘯，經歷了金融危機，日本人的日子照樣過得有滋有味。

可以說，正是日本這種全國之「同仇敵愾」、「發憤圖強」、「一臥薪嘗膽」的民族素質，讓這個民族能夠迅速從災難中奮起，始終屹立於世界強國之列。

面對這樣的一個民族，我們還能對其(OA)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津津樂道嗎？

東西走廊

魯先聖

人家本來是一個教授寫的一本學術研究著作，日本立刻上升到國家層面，對於人家發自內心的讚美產生了深刻的質疑。我相信，如果有一個中國人寫了一本這樣的讚美中國的專著，中國的媒體和國人會高興地接受，而且會發自內心地認為這是一個國際友人的善意。可是，日本卻不，這個民族不接受讚美。

他們從來都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很低的位置，用很謙虛的調子在思維，用很低的調子在說話。

他們深諳「槍打出頭鳥」的哲學，他們吸取了過去咄咄逼人的招致暗算和打擊的教訓，努力「化妝」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精心改變國際上流行的一日一第(二)的國際形象。

日本政府的公佈的數據常因缺乏透明度而具有暗箱操作性質受到西方學者的批評和指責，「作假」的手法，始終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日益走向蕭條的國家，將自己定位在「危險」和「蕭條」的邊緣。日本的學術界也不斷地進行歷史總結和「學術創新」，毫無愧色地說過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而且還追加說，弄得不好還將失去一個十年。惹得海內外輿論一起跟着唉聲嘆氣。

在很多領域，日本竭力以低調和不自張揚的面貌出現，無不如此。在製造業、科技領域這是金鐘罩，主動放棄了許多世界第一的稱號，以弱者的姿態出現在世人的面前，讓人們覺得日本是個正在衰落的國家，從而放鬆對日本的警惕。但是當去日本的時候和專家，到了日本卻一點也不感覺到什麼危險。即使經歷了大地震和海嘯，經歷了金融危機，日本人的日子照樣過得有滋有味。

可以說，正是日本這種全國之「同仇敵愾」、「發憤圖強」、「一臥薪嘗膽」的民族素質，讓這個民族能夠迅速從災難中奮起，始終屹立於世界強國之列。

面對這樣的一個民族，我們還能對其(OA)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津津樂道嗎？

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日本問題研究專家沃格爾教授出版了一本名為《日本第一》的研究專著，立即在美國引起轟動，成為當年年度最暢銷書之一。從一般的市民、學者到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乃至五角大樓的軍人都爭相閱讀，美國媒體也對此進行了大肆炒作。沃格爾在書中寫道：日本地少人多，資源匱乏，二次大戰中經濟神速且被美國軍事封鎖，但戰後日本卻創造了一個被美國神話，在許多方面已超過一直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國。雖然日本的軍事戰爭沒有打敗美國，但通過經濟戰爭卻成功戰勝了美國。

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更大的反響。這個反響，不是對美國說自己已經達到世界第一的驕傲和自豪，而是引起了一系列的憂慮反省之作《日本沉沒》、《日本即將崩潰》、《日本的危機》、《日本的挑戰》、《日本的劣勢》等等。

日本的媒體公開這樣質疑：我們沒有那麼好，我們還有很多不足，美國人為什麼不講我們的缺點？美國人這樣麻痺我們，背後有什麼陰謀？

人家本來是一個教授寫的一本學術研究著作，日本立刻上升到國家層面，對於人家發自內心的讚美產生了深刻的質疑。我相信，如果有一個中國人寫了一本這樣的讚美中國的專著，中國的媒體和國人會高興地接受，而且會發自內心地認為這是一個國際友人的善意。可是，日本卻不，這個民族不接受讚美。

他們從來都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很低的位置，用很謙虛的調子在思維，用很低的調子在說話。

他們深諳「槍打出頭鳥」的哲學，他們吸取了過去咄咄逼人的招致暗算和打擊的教訓，努力「化妝」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精心改變國際上流行的一日一第(二)的國際形象。

日本政府的公佈的數據常因缺乏透明度而具有暗箱操作性質受到西方學者的批評和指責，「作假」的手法，始終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日益走向蕭條的國家，將自己定位在「危險」和「蕭條」的邊緣。日本的學術界也不斷地進行歷史總結和「學術創新」，毫無愧色地說過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而且還追加說，弄得不好還將失去一個十年。惹得海內外輿論一起跟着唉聲嘆氣。

在很多領域，日本竭力以低調和不自張揚的面貌出現，無不如此。在製造業、科技領域這是金鐘罩，主動放棄了許多世界第一的稱號，以弱者的姿態出現在世人的面前，讓人們覺得日本是個正在衰落的國家，從而放鬆對日本的警惕。但是當去日本的時候和專家，到了日本卻一點也不感覺到什麼危險。即使經歷了大地震和海嘯，經歷了金融危機，日本人的日子照樣過得有滋有味。

可以說，正是日本這種全國之「同仇敵愾」、「發憤圖強」、「一臥薪嘗膽」的民族素質，讓這個民族能夠迅速從災難中奮起，始終屹立於世界強國之列。

面對這樣的一個民族，我們還能對其(OA)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津津樂道嗎？